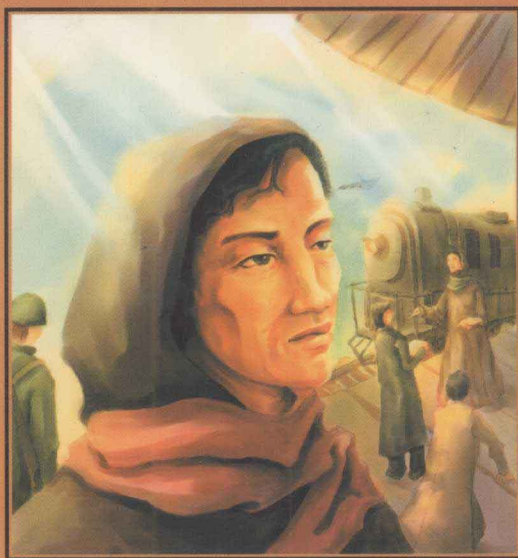




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

YU WEN XIN KE BIAO BIAO ZHUN BI DU



纪连海老师推荐

母亲

[苏联] 高尔基 /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语 文 新 课 程 标 准 必 读

上海增爱基金会推荐

青少版

母 亲

[苏联]高尔基/著

纪连海老师推荐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 / (苏) 高尔基著; 赵春香主编.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1

(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

ISBN 978-7-5385-3464-1

I. 母… II. ①高…②赵… III. 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1363 号

母亲

主 编: 赵春香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http://www.bfes.cn>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0624 010-63109421

出 品 人: 李文学

策 划: 刘 刚 张耀天

责任编辑: 宋 莉 何博之 zzzyttt@126.com

装帧设计: 吴 萍 责任印制: 王永梅

承 印: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村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464-1

定 价: 20.5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推荐序



书一直是人类的朋友，这位朋友与我们每个人的交情都不大一样。也许是泛泛之交，或者是惺惺相惜的难求知音。这其中的原因就太多了，正所谓书海无涯，浩瀚的书海实在是难以企及；时至今日，个人的原因也不外乎“书非借不能读”之类的。

如今，应邀为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系列丛书做一个书目推荐总序，让我想起自己与书一起走过的日子。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我的成长史。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经历过完完整整的十年“文革”，那个时候根本无暇顾及学习，更不用说那些外国的文学作品。随后就是恶补，其内容却是最为简单、最为普通的基本的文化知识。上了大学，才真正意识到知识海洋的宽广、博大、精深，于是乎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什么书都读，什么书都看，什么书都买，买不起的就抄！由于时间的紧迫性，对于我所读的、所看的、所买

的、所抄的所有的书都来不及进行深入地思考，落得个“博闻强记属第一”的称号，却没有从这些书中感悟出什么。这固然遗憾，却也总算把该读的基本上都读了。专攻总要有个博采的过程。

世易时移，现在的中学生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标新立异，是时代的弄潮儿，反感与晦涩陈旧扯上关系，这无可厚非。我以一名历史教学者的严谨认真和一颗年轻的心，推荐了若干书目。没人能否认时间的力量，对于这些精神硕果，只有四个字，历久弥新。这些书目都是他们感兴趣，阅之怡情的中外名著。

乐于读书的人都是用心阅读着，我是一个充满激情、可以感同身受的人。每每回想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各种遭遇都不胜唏嘘，他们是我多年前的老友。

“洛阳纸贵”是说书好，如果书又好又不贵，那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有幸，这套书可以成人之美。

人类创造着历史长河又被其悄然淹没。文学这片记载着人类成长的沃土，值得我们驻足；名著这些参天大树，更值得我们为之倾倒……

2008年5月于北京

前言

《母亲》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导师列宁对这部小说有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展现了帝俄时代工人阶级惨遭剥削的生活环境和老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悲惨的一生。年轻的巴威尔本来也可能走上父亲的老路，但他生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光明大道。

巴威尔和工人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源。他意志坚强，头脑清醒，不但赢得了工人小组成员的爱戴，而且使广大工人群众对他满怀敬慕。“沼泽的戈比”事件是巴威尔第一次领导群众进行的斗争，巴威尔在群众大会上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积极领导这场斗争。

但因当时群众还没有觉醒，巴威尔也缺乏领导斗争的经验，斗争失败了，巴威尔被捕入狱。通过监狱生活的锻炼，巴威尔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同时逐渐掌握了斗争的艺术。因而，出狱后他重视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了把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五一”游行时，巴威尔高举红旗开路，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

当反动派出动大批武装警察镇压群众时，巴威尔坚定勇敢，毫不动摇，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巴威尔因领导

“五一”游行再次被捕，他又将法庭作为战场，同敌人展开斗争。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高潮。这时，他已成为有高度觉悟和理论修养的成熟的革命者。

小说着重描写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巴威尔的母亲尼洛夫娜。她像千百万受压迫的妇女一样，被繁重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人。

丈夫死后，当儿子走上革命道路时，母亲也在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启发、帮助下，逐渐接受革命的真理。在“沼泽的戈比”事件后，母亲为了救儿子出狱，接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五一”游行时，巴威尔的英勇不屈使母亲进一步懂得了真理的力量，也使她更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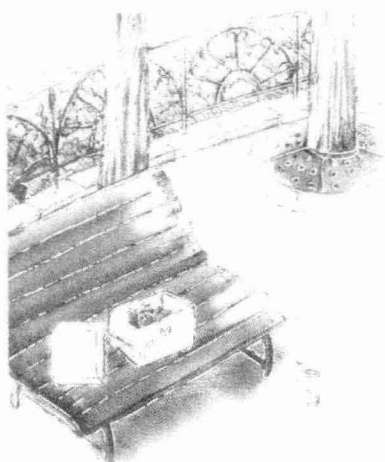
巴威尔再次被捕后，她搬到城里，和革命者住在一起，坚决担负起革命工作，完全献身给共产党。她常装扮成修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奔走于市镇和乡村。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及斗争更进一步提高了母亲的觉悟。小说结尾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送印有儿子在法庭上的演说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母亲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在被捕时，她庄严地宣称：“真理是鲜血也不能扑灭的！”

《母亲》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阐述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不断觉悟、成长的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在这里，读者可以欣赏到高尔基作为一代宗师那不可制服的锐气与力量，领略到大师带给我们的俄罗斯大草原的健康气息！

编者

2008年5月





第一部分	1
第二部分	85

目录

第一部分

日复一日，他们就这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无法喘息。天还没亮，整个市郊的工人区都被吵醒了，可怜的人们无可奈何地睁开眼，无精打采地开始了这一天的劳作。只见他们行色匆匆地钻出贫民窟，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朝工厂赶去。傍晚时分，太阳血红的余光照在窗户玻璃上面，疲倦而忧伤地闪耀着。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肚腹里，将这些人扔出来，好像清理矿渣一样。

每逢节假日，他们睡到上午10点左右，然后，那些老成持重、有家有小的人们，就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

成年累月的劳作，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为了能吃下饭去，他们便拼命地喝酒，让伏特加强烈的灼热去刺激他们的胃口。

他们碰到一处的时候，总是说工厂，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所有的谈论，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在这枯燥又千篇一律的日子里，愚笨而无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智慧的闪光。

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最多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怨恨，这种感情和那不能得以恢复的筋骨上的疲劳同样的年深月久。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从父亲那儿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它像黑影似的一直伴随他们从小到大，直到最后走进坟墓。

每当到了休息的日子，年轻人总是深夜才肯回家。他们之中，有的撕破了衣服，浑身上下沾满泥巴和灰土，脸上带着伤痕；有的则满心屈





辱充满愤恨；有的是委屈地挂着眼泪；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副可怜相；有的垂头丧气，看上去叫人讨厌。

有时，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他们在路旁围墙根下，或者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立刻破口大骂，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了的儿子就狠命地揍。之后，他们把儿子带回去，好歹把他们将就到床上去睡觉，因为第二天早晨，当汽笛怒号不止的时刻，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有时候，也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城郊的工人区。

起初，这些陌生人颇受大家注意，更引起了人们一点儿兴趣。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陌生人身上消失了，于是大家就对他们习以为常了，他们就再也不引人注意了。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会说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那些话，在一些人心里惹起了盲目的愤怒，在另一些人心里引起了模糊不清的焦躁，在第三种人心里，有一种对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使他们感到不安。为了要驱散那种不必要的却足以妨碍他们的焦躁和不安，他们便索性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

当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东西时，工人区的人们就忘不了了。他们对这些“异己”怀着一种本能的警戒。他们生怕这些“异己”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足以破坏他们虽然苦重却还平安的生活。

就这样，人们默默地躲开了那些讲述新奇事情的人。

看来，如果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的人群融合的话，那么他们只好再流浪到别的地方去，或孤单地躲在工厂里……

在这众多的工人中，有个钳工叫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他是技术能手，而且是工人区最有力气的大力士。他从不在老板面前卑躬屈膝，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也怕他。

当他的儿子巴威尔 14 岁时，符拉索夫就很难管教自己的儿子了。有

一回他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拽回去，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硬邦邦地说：

“住手！”

“什么？”父亲一边说，一边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就像阴影渐渐移向白桦树一样。

“我受够了！”巴威尔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举起了铁锤。

“好吧……”父亲重重地吐了口气，又补充说，“唉，你这个混蛋！”

这事发生后不久，符拉索夫就和妻子说：“以后甬再朝我要钱了！巴威尔能养活你了……”

“那你就把钱都喝光？”她大胆地质问。

“用不着你管，混蛋！我去逛窑子！”

他并没有去逛什么窑子，然而从那以后直到他死，他再也没有去管教过儿子，甚至也没跟他说过话。

每到休息日，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好像是在那里找人似的，用眼光扫视着别人的脸。他养的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一天到晚地跟在他身后。符拉索夫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然后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也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收拾碗碟不及时，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再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那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临死的前几天，他全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实在痛苦不堪了，他便对老婆说：“给我点儿耗子药，毒死我算了……”

医生告诉他要用针剂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

“滚你妈的！我自己会死……混蛋！”符拉索夫声音沙哑地骂着。

第二天早上，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连一滴眼泪也没有。

下葬之后，人们就都走开了。但是，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它坐在





新坟之上，默默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也死了，是让人打死的。

两星期之后，正赶上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他跌跌撞撞地闯进门来，像他父亲那样，攥着拳头一边捶着桌子，一边向母亲叫喊：

“拿饭来！”

“还有我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叫着。

母亲走过来，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蓬乱的头发，静静地说：“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看到母亲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他的心灵备受感动。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也明白，这鬼地方除了去酒馆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但是，她仍旧说：“可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儿，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的苦够多了……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逐渐地清醒过来，仔细地望着母亲。

她长得很高，稍微有点儿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好像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脸庞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一双不安而哀愁的眼睛黯淡无光。她的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儿往上吊，看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她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杂有一绺绺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

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巴威尔的面颊滑下来。

巴威尔母子俩的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当了，与工人区其他

各家相比有点儿不同。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一开始他和同龄人一样，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舞。每逢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怎么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口气回答：“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那样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沉默寡言，一对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却很显然地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

母亲非常留心巴威尔的行动，她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白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仿佛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耗损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出去，但是现在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来，他是在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其他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发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地用功，读过的书立即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写好之后，也藏了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只是偶尔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在休息日，他总是一早就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有一次，巴威尔拿回了一张图画，把它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人，他们正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

“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马乌司去。”巴威尔这样介绍说。

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可是她心想：一方面尊敬基督，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





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做的书架上，书逐渐地多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畅快。他对母亲说话时用“您”，有时他忽然温柔地对母亲说：“喂，妈妈，我回来迟一些，请您不要担心。”

儿子的这种态度使她欢喜。从巴威尔的话里，她能感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但是，她的不安仍是与日俱增，像是有种非同寻常的预感。她想：“别人都那样，而他却像个和尚。他太老成了，这与他的年龄不相称……”

时不时地，她又想：

“或许巴威尔结交了哪个姑娘了吧？”然而，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年头也过去了。时光就像流逝的河水，不分昼夜地跑掉了，但是母亲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沉重的担忧，越来越举步维艰……

这天晚饭后，巴威尔像往常一样开始看书。母亲收拾好碗碟，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了望母亲的脸色。

“没什么，巴威尔！我没事儿！”她匆忙地说着，似乎很难为情地皱着眉头走了出去。但是，她一动也不动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心事重重地洗净了手之后，又回到巴威尔身边。她冷静地说：“你总是在看些什么？”

巴威尔并不盯着母亲，他压低声音答道：“我在看禁书。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有这种禁书，那我就非坐牢不可。因为我想知道真理，就得让我坐牢。你懂了吗？”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巴威尔？”她说。

他抬起头来瞅着母亲，低声地回答：“我要知道真理。”

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都是不可避免的，她早已习惯于不假思索地顺从。现在，从她充满了痛苦与忧郁的心里，找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来，她只有静静地哭泣。

“不要哭了。”巴威尔温存地低声说着，但是她却觉得他是和她告别。

“请你想一想，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40岁了——难道有过一天好日子吗？爸爸时常打你——我现在才明白，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背上，可爸爸却不知道，这种痛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现在，都已经有了七栋厂房了！”

听着他的话，母亲觉得害怕，但她还是认真地听着。儿子的眼睛漂亮而明快地放着光芒。

有时候，想不出合适的话，巴威尔就住了嘴。在自己面前，他看见了那张悲哀的脸，脸上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闪出昏暗的光。

他可怜起母亲来，他重新开始说话，但是这次谈的却是关于母亲自身、关于母亲的生活了。

“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值得妈妈纪念的事情呢？”

她听了这些，悲伤地摇着头。同时，在心里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既悲且喜的新鲜情感，这种情感温和地抚慰着她那颗千疮百孔的心。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她自身，谈她的个人生活呢。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淡忘得不很明朗的思想，轻轻地吹燃了已经熄灭了的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这是青春思想和感情。关于人生，她和女伴们曾经聊过，长时间地聊过，很仔细地聊过，但大家只是埋怨，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困苦。

但是，现在她的儿子正坐在她的面前，他的眼睛、面孔，乃至他所讲的一切都在触动她的心灵。她的心中充满了对儿子的自豪，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理解母亲的生活，说出她的苦恼，疼爱她、怜惜她。

做母亲的，向来没人怜惜——这她是知道的。儿子所说的关于女人生活的一切都是悲伤的，是为她所熟知的真实情景。在她胸膛里，无限的感触轻轻地颤动起来，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爱抚越来越让她温暖。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母亲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我得学习，然后我再教别人。我们工人非学习不可，我们必须懂





得，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

巴威尔那双一向绽放着顽强的目光的眼睛此时竟变得这样柔和，这样亲切——这使母亲感到高兴。在她心里，她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清楚透彻而自豪，但是另一方面，她还是不能忽略她儿子的青春，还是不能不顾她儿子异于常人的谈话，不能无视儿子决心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连她也在内）所习惯了的生活。

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对自己说服力的自豪，提高了巴威尔对自己的信心。他向母亲谈起了那些想为大家做好事而在民众中间撒播真理种子的人们，可是生活的敌人却因此把这些人当做兽类似的捕捉、监禁、充当苦役……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热诚地慨叹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这些人物在她心里引起了恐慌，她想问他：真的吗？但是，她没敢问出口，只是呆呆地继续听儿子给她讲那些她所不了解的、教会她儿子去说一些对他有危险的人们的故事。而后，他向着她弯下身来，轻轻地问道：“妈妈了解我了吗？”

“了解了！”母亲叹了口气回答道。从她的眼里，又滚出了泪珠儿，她抽噎了一下，又加上一句话：“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说道：“这样，妈妈，现在你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到什么地方去，我全对你说了！母亲，如果你爱我，我也请求你不要妨碍我……”

“我的宝贝儿子呀！”她叫了出来，“还不如让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他握住了母亲的手，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中。那声热情而有力的“妈妈”，使她非常震惊，而这种握手也是非常新奇的感受。

“我什么也不妨碍你！”母亲断断续续地说，“只要你当心自己，千万要当心！”

她的目光中满含着亲切与温柔，她紧紧地盯住儿子高大而匀称的身体，冷静而迅速地说：“上帝保佑你！不过，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不要轻易对外人谈起这些事！对外人非提防不可——人们都是互相嫉恨的！有些人又贪心又妒忌，他们乐意干坏事。你要是去撕破他们的脸皮——

他们就恨你，想着法儿害你！”

儿子站在门口，听着母亲说些难过的话，等她说完之后，他含笑说道：“有些人很坏，那是真的。但自从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真理以后，世界就变得好了！”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小时候害怕陌生人，长大了就开始憎恨他们，对于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卑劣，对于另一些人，却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只有一味的憎恨。但是现在，我对他们有了不同的看法，自从我知道了人们的丑恶并不全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之后，我的心肠就软下来了……”

母亲凝视着他，说道：“天啊，你真是变得可怕了！”

等他睡熟之后，母亲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巴威尔仰身睡着，在白色的枕头上面，很鲜明地显示出他淡黑色的、倔强而严肃的面容。

母亲穿着一件衬衣，赤着脚板，用手按住胸口，默默地伫立在他的床边，她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从她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浑浊的泪水。

这是星期二，正赶上工厂休息。巴威尔临出门时，告诉母亲：“星期六有城里的客人来。”

“客人？”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哭出声来。

“噢，怎么了？妈妈！”巴威尔不满地询问。

她用围裙擦了擦脸，叹息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

“是害怕吗？”

“害怕！”她下意识地承认。

他对着母亲的脸俯下身来，像他父亲那样气冲冲地说道：“要是害怕，我们就会失败的！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敌人，就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我们。”

母亲忧愁地说：“你不要生气！你想想我哪能不害怕呢！我害怕了一辈子了——心里净是些可怕的事。”

巴威尔缓和了语气，低声说道：“妈妈，请原谅我——实在是没有别

